

Peterson 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下英汉意外表达比较研究

谭方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Peterson 根据世界语言的情况,给出了意外范畴的类型学系统框架,有效解决了意外范畴独立性的问题,但是研究未涉及汉语的讨论,对英语讨论也不详。鉴于此,我们借用这个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对意外范畴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进行系统比较研究,既验证了原有的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又对原有框架进行了扩充、细分与重组。通过系统比较研究,我们总结了英汉意外表达异同,并发现汉语的寄生性意外表达比英语更为丰富,这也证明了类型学的假设:形态标记不十分丰富的分析型语言(如汉语)的寄生范畴显得更为丰富。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希望为探索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与不同特点做出贡献。

关键词: 意外;寄生性;非寄生性;示证;反预期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21)02-0041-06

Abstract: The typological framework given by Peterson can help solve the category independence issue of mirativity, but in light of the lack of Chinese mirative discussions and inadequacies of English mirative discussions, we systematically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mirative expressions under this framework. In the meantime, we complement, recategorize and restructure the original framework.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richer forms of Chinese parasitic miratives than English, which help prove the typological hypothesis that analytic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have richer forms in the parasitic category than languages with more morphological forms such as English. Through our systematic study, we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mmon law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languag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mirativity; parasitic; non-parasitic; evidentiality; counter-expectation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21.02.008

1. 引言

“意外”(mirativity)范畴最先由 Delancey(1997: 34)作为语言学的一个语法范畴系统提出来,用来表达对于说话者而言新的或是意料之外的突发信息。此后,这一范畴逐渐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关注。Hengeveld & Olbertz(2012)提出,这个新信息也可能是对于受话者(hearer)而言的,Aikhenvald(2012)认为这个新信息还可以指他人,即所描述的对象(character in a narrative),并认为意外义包括突然发现、惊异、心无准备、反预期与新信息,将“意外”概念的范围广义化。笔者认为此概念范围过于宽泛,其分类也缺乏界定。为了将“意外”和“反预期”“转折”等概念区别开来,主要讨论典型的“意外”,即限于说话者而言的意料之外的信息,属于动态情景语境中的反个人预期,即“情状意外”(谭方方 2014),强调的是一种语用心理关系,而非典型转折中的“因果违逆”(邢福义 2001)。虽然“意外”范畴是否属于语法范畴的问题存在争议,但现今越来越多的观点是倾向将意外范畴作为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来讨论,如 Aikhenvald(2012)、DeLancey(1997)、Hengeveld & Olbertz(2012)、Peterson(2013)、陈振宇、杜克华(2015)、胡承佼

(2018)等。

Peterson(2013)根据意外标记形式是否独立于其他范畴将意外表达形式分为寄生性(parasitic)与非寄生性(non-parasitic)意外两大类,并对两类意外给予具体细分。寄生性意外是依赖寄生于其他范畴的形式,即其意外义的表达通常是来源于其他语义范畴的,其表达形式的意外义通常是语用隐含之义,可以通过语境来撤销其意外义,而非寄生性意外则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其他语义范畴而强制使用的形式,其意外义是被蕴含的,无法撤销。我们认为这个分类有效地解决了意外表达常寄生依赖于其他范畴而导致的范畴独立性问题,为意外范畴的类型学研究给出了系统框架,可谓是意外范畴研究的里程碑之作。意外范畴在各语言当中的研究都可借鉴这个类型学框架加以系统与细致的讨论,因此,我们借用这个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对意外范畴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希望为世界语言提供更丰富的案例,为探索世界语言的共性规律与个性差异提供借鉴与补充。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我们采用的语料除了自拟的句子,其他例句除特殊说明外,英语均选自 COCA 语料库,汉语均选自 CCL 语料库。

2. 英汉寄生性意外表达

在 Peterson(2013)给出的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中,寄生性意外分为寄生于意义与寄生于结构两大类,其中寄生于意义又包括寄生于命题意义与非命题意义两类,而命题意义下面又可分为寄生示证范畴与控制范畴的意外表达两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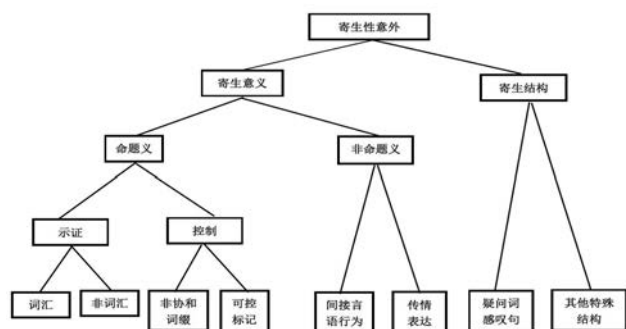


图1. Peterson 寄生性意外类型学框架

2.1 寄生于非亲历间接示证范畴的意外标记

首先,我们来讨论最典型的寄生性意外,即寄生于非亲历间接示证范畴的意外表达。这一类意外表达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如 Gitksan 的 *n' akw = hl*、土耳其语的 *mis*、Tsafiki 语的后缀 *-nu*、Qiang 语的后缀 *-k*、Hare 语的 *lō*、Jarawara 语的 *ama-ke* (转引自 Peterson 2013)。

但是, Peterson(2013) 没有讨论汉语间接示证标记表意外的情况,事实上,汉语许多方言里言说动词表意外就是非亲历间接示证标记表意外的情况。言说动词常用于引述,而引述是典型的间接示证。王健(2013)在前人研究方言的基础上,调查了常熟语、苏州语、上海话、富阳语、宁波话、海门语、台湾闽南语与粤语中“言说动词—引述标记—意外范畴标记”的语法化过程与动因,如上海话中的“伊讲”、常熟话中的“叫啥”“话道”“话啥”“叫啥话道”、苏州话的“叫啥”、富阳话的“总话”、宁波话的“话”、海门话的“倒话”“话”、台湾闽南语的“讲”、粤语的“佢”(话啊),都经历了类似的语法化过程。这些形式通常也是寄生性的,不能独立表达意外义,在语用中根据语境可以撤销,而且大多言说动词通过语法化衍生出意外义后,都有其特殊的语音与句法位置。比如上海话的“伊讲”字面意思是“他讲”,位于句首的“伊讲”与句末的“伊讲”语调也不一样,只有位于句末的轻声调的“伊讲”才能表达意外。例如:

(1) 伊讲伊蠢伊讲。(他居然说他很傻。)

例(1)句首的“伊讲”表示“他说”,而放在句末的“伊讲”是个追补性的赘余成分,目的是想提醒受话人说说话者原先并不知道也不确定事件的真实性,而且是听他说(引述)的事件,而“引述”(reported evidential)属于间接示证范畴(indirect evidential),表明事件非说话者亲历,而引述标记为什么能表达意外?陶寰、李佳樑(2009:4-6)认为,从“不知”到“未料”再到“惊讶”是一

个以转喻为基础的认知过程。

2.2 寄生于时体范畴的意外表达

2.2.1 寄生于完成体标记^①的意外标记

Delancey(1997:378)认为,完成体的事件本是已然的信息,只有当信息来源是间接的,通过说话者根据言据进行推理时才能成为新信息,从而衍生意外义。Cuzco Quechua 语中完成体表现形态是 *-shka* 与过去时后缀 *-sqa* 都可表意外(Adelaar 1977: 98),Albanian 语中过去时标记 *-k-e*、Macedonian 语的去时标记 *-l* 都有表意外的用法 Peterson(2013: 23)。

汉语也有借助完成体标记表达意外的情况,如完成体标记“了”表意外的用法(Zhang 2013),例如:

(2) 露露高了三公分。

这句话有以下三种解读:

- 露露比以前高了三公分。
- 露露比他人高了三公分。
- 露露比预期高了三公分。

Zhang(2013:33)认为第一种解读是程度渐变的解读,第二种解读是及物比较解读,只有第三种是反预期的意外解读。

除了在汉语中表示完成体的“了”具有表达意外的情况。英汉有两个表达完成的时间副词也有表意外的情况,即“已经”与 *already*。许诺(2015:101)从实际动态语料出发,认为“已经”以凸显已然发生的事实来表达反说话者预期(即意外)的特点。Zeevat(2009:121)认为, *already* 表达的是对于某事件或某状态的到来比预期早而产生的意外。可见,两者都是通过完成体表达意外的,例如:

(3)a. 通过韩先生,我认识刘忠先生时,他居然已经46岁了。

b. That's my girl, Sophie. I can't believe it; she's already 10 years old.

“已经”与 *already* 在例(3)中均表达说话者对年龄超过心理预期的意外之情。

2.2.2 寄生于持续体标记的意外标记

Astrid & Brisard(2009)认为持续体常伴有惊异(surprise)、反常(atypicality)或出乎意料(unexpectedness)、气恼(irritation or indignation)与迟疑试探(tentativeness)等情态,我们认为,其中的惊异、反常与出乎意料都与“意外”相关。

英语的 *still* 与汉语的“还”都符合持续体标记衍生出意外的情况。Zeevat(2009)将 *still* 也看作意外成分(mirative particle),例如:

(4)a. He is still at home.

b. 他还 在家里。

这里的 *still* 与“还”都表示持续状态的意外推迟。从历时角度来看,“还”与 *still* 都可作副词,在历时发展中都有由时间上的持续义衍生出反预期意外义。总的

说来,still 与“还”不断用于反预期的转折语境中,即语境中不期望某一情状持续时,某一情状仍然在持续,两者吸收了语境中的反预期义,产生了反预期的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浮现出意外义。

2.3 寄生于间接言语行为

在特定的语境中,陈述句与疑问句可表达说话者的批评或表扬的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也隐含着意外之情。例如:

(5) The tea is really cold! (这茶真的很凉!)

Peterson (2013:28) 认为,例(5)间接表达了说话者的抱怨、投诉行为或是夸奖赞扬行为,违逆了说话者原本对茶的温度的预期,意外之义隐含其中。

(6) Boss: You're fired. (你被炒了。)

Employee: What? Are you serious? (什么? 你是认真的?)

Boss: You're fired. (你被炒了。)

Employee: I'm fired?! (我被炒了?!)

无论是英语的 wh-疑问代词还是汉语的疑问代词“什么”还是重复性地反问,这里都是表达说话者不愿接受与难以置信的质问态度和出乎意料的意外感情。

2.4 寄生于传情表达

与间接语言行为表达意外语气一样,一些贬义的传情表达也可表达意外,例如:

(7) That idiot John is late for the meeting. (Peterson 2013: 28)

例(7)中 that idiot 是说话者对 John 的主观评述,隐含了说话者对 John 的失望,而失望本身就是违背预期。汉语里可通过“白痴”“家伙”等贬义词语传达失望,如“约翰这个白痴/家伙/东西开会迟到了”。

2.5 寄生于结构的意外表达

2.5.1 寄生于疑问词感叹句式

Peterson (2013:30) 认为这种意外结构主要有 wh-疑问感叹句式与其他句式。例如:

(8) How tall you've grown!

(9) What a nice guy he is!

以上两句译为汉语感叹句即:

(10) 你长得真高啊!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啊!

(11) 他这个人真好啊! 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

英语中,How come 句式也能表达意外,例如例(10)、例(11)译成英语为:

(12) How come you have grown so tall?

(13) How come you are such a nice guy?

How come 在对话中还可以单独成句,表达难以置信的意外疑问的语气,例如:

(14) Petra: You're crying? How come? I'm the one who's being forced out. . .

汉语的疑问代词“怎么”也可放在句首,通过对对方

的发问表达一种不相信的质问,从而表达意外态。如:

(15) 怎么? 你就不认识我了?

汉语的疑问代词“什么”可以引导感叹句,通常用于消极的贬义语境,常带有责怪、失望、气愤之情,可表达“意外”之情。例如:

(16) 什么态度! 什么德性啊! 什么破人啊!

2.5.2 寄生于反问句

反问句通过反预期语境的吸收也可以带有意外的情态,例如汉语“至于”引导的反问句常具有意外态:

(17) “凭你的收入,至于这么寒酸吗?”

英语也常通过反问句表意外,例如:

(18) “Kit's gone.” “Don't you want her to come back?”

2.5.3 汉语物称主语被动式表意外

汉语属于意合型语言,当主语为物称时,主谓语之间显然已经是受动关系时,被动意义隐含其中,无需使用被动标记,如例(19b)、例(20b)。但有些动补形式的谓语句表达受事在外力影响下偏离常规认知(熊学亮、王志军 2001),其实就是一种意外态,如例(19c)、例(20c)。

(19) a. ? 衣服被穿了。

b. 衣服穿好了。

c. 衣服被/给穿反/穿破了。

(20) a. ? 菜被炒好了。

b. 菜炒好了。

c. 菜被/给炒焦了。

“衣服被/给穿反/破了”“菜被/给炒焦了”都属于偏离常规的影响,表达了说话者对受事的同情与对外力产生的意想不到结果的意外之情。

2.5.4 汉语的“把个”句表意外

除了被动句,汉语的无定“把”字句也经常表达意外态,这里的把字句宾语可以是动作的施事者也可以是受事,但都必须是无定的形式,例如:

(21) 把个钥匙搞丢了。

(22) 把个孩子生在火车上。

我们认为,这样的句子主观性很强,有一个言者主语在评判主事主语对某个事物或人物所造成的意外影响。而且无定比有定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通常能表现“不同寻常”的言外之意,这就是意念上的无定宾语进入无意致使的把字句的原因所在。

2.6 寄生性意外几点补充

我们发现,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情况,原有寄生性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还可以补充两类:一类是寄生于范围限止范畴的意外标记,一类是寄生于结果范畴的意外标记,具体如下:

2.6.1 寄生于限制范畴的意外表达

首先,我们来考察寄生于范围限制范畴的意外表达。例如:

(23)他就来了。

(24)他才来。

Zeevat (2009:121) 已经将 only 视为意外成分 (mirative particle) 进行研究,认为范围限制词 only 表示数量低于预期,我们认为汉语的范围限制词“只”也有类似的功用。例如:

(25)他只带了三元钱。(He only has 3 yuan./He has 3 yuan only.)

由于 only 比“只”主观性更强,only 可以用于动态情景语境中表达违反说话人的预期的情状意外,而翻译成汉语不能用“只”,而用意外类的副词,如“居然、竟然、没想到”等。

(26)I came back in a rush, only to find he had already gone.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没想到他居然已经走了。)

2.6.2 寄生于“结果”的意外表达

Serrano (2017: 160-189) 认为英语表结果的 turn out 与西班牙语的 resultar 都是正在语法化过程发展出意外义的标记。姚双云 (2010: 65) 认为,“结果”在使用过程中吸收了转折语境的语用意义,多用来关联消极的不合主观期望的事件。我们认为,合预期合乎事理发展规律的承接关系是自然因果关系,而有些结果是违背一般自然因果关联的,具有意外性。例如下例 (27) 是自然的因果关联,而例 (28) 关联具有意外特点。

(27)a. 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北洋海军损失过重。

b. She said she'd be glad to look after you while I was at work. So everything turned out fine.

(28)a. 他指望下一年能有转机,结果,来年岁末,又赔了 35 万。

b. So I think they did what they had to do. It turned out that what the case was not what they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in the beginning.

英汉都有通过“结果”表达“意外”的情况,这种表结果的意外态属于语用上的倾向,因此也是寄生性的。

3. 汉英非寄生性意外表达比较研究

非寄生性意外标记是意外的专属表达,蕴涵意外,不借助于其他范畴。Peterson (2013) 将非寄生性意外分为语言内部的语义层面与言语的言外层面两类,语义层面包括信息结构标记与意外类的词汇形式,言外层面包括言外词汇与言外之力的修饰语,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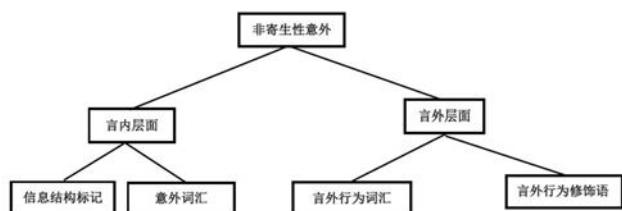


图 2. 非寄生性意外类型学框架

3.1 言内语义层面

意外可以通过表意外的信息结构标记,如感叹语气的结构,Peterson (2013:49) 认为这一类属于非寄生性意外,其意外义不能撤销,如例 (29) 加上转折后续句即不合格。例如:

(29)a. 你在这里(啊)! * 但是(你在这里)我不觉得奇怪。

b. You are here! * But I'm not surprised (that you are here).

另外,在有些语境中,感叹句并不一定是完句形式,例如:

(30)The bus!

该句的语境是汽车比预料来得要早,其感叹语气表达惊异。

这个句子放在汉语同样的语境中,由于汉语是动词显著型语言(刘丹青 2010),因此,更多是省略名词保留动词形式,即:来了!

Peterson (2013:34) 将感叹语气标记归为非寄生性意外,而我们认为,只有惊异的感叹语气标记才蕴涵意外,才属于非寄生意外。例如:

(31)我很喜欢你!(I like you very much!)

例(31)虽然用了感叹号表达作者的感情,但是都没有意外,就算有意外,也只是对对方或他人的预期的否定,而没有违反说话人的预期带来的惊异感。

英汉语中都有直接表达意外的词汇形式,英语有动词 amazed、surprised,汉语中有形容词“奇怪、惊奇、吃惊”等。例如:

(32)a. I am amazed /surprised that you are here.

b. 你居然在这里,我感到很吃惊。

这种直接表达意外的谓语动词在英语句子中通常后接宾语从句,而在汉语句子中,通常先表达意外的信息内容,再传情表达意外的情态,如例(32)所示。

3.2 言外行为层面

3.2.1 表主观评注意外义的叹词、形容词、评注性副词(性短语)

至于寄生性意外的言外层面主要涉及句子层面的主观评判义,超越了命题层面的意义,它们的语义指向主要是针对说话者的主观意义,比如一些叹词。

英语中表意外的叹词除了 Peterson (2013:37) 列举的 Wow(!)、(Oh) Boy(!) Holy(!),我们认为还有 Oops(!) My goodness(!) OMG(!) Ouch(!),其中,Wow(!) 主要表达对某事有深刻印象或感到喜悦的惊叹感情,相当于“哇! 呀!”(Oh) Boy(!) 表达某种出于兴奋、羡慕的惊讶感情,相当于“哇,好家伙!”。Oops 通常表达突然的差错与事故,或因此表达道歉,相当于“哎呀,哎哟”。Ouch 表达的是突然的疼痛,相当于“哎唷”或者对某种不愉快事物表示惊讶,相当于“哎呀”,My goodness (god)、OMG 都可表惊讶,相当于“天啦”“我的天啊”

“啊呀”等。汉语中类似的意外叹词主要有:“哎呀!”“天啦!”“我的天啊!”等。

英汉都有直接通过说明事物属性超越人们的知识经验的范围而起到强调其程度作用的形容词,例如英语的 *incredible*、*unbelievable* 等,汉语的“难以想象、难以置信、不可思议、出乎意料、喜出望外、喜从天降”等。

表达言外行为的修饰语主要是一些意外类的评注性副词,英语里主要有 *amazingly*、*surprisingly*、*strangely*、*unexpectedly* 等,而汉语这一类的意外评注性副词与短语形式较为丰富,如英语的评注性副词 *amazingly*、*surprisingly*、*strangely* 等译为汉语则更多采用“X 的是”(奇怪的是、没想到的是、不幸的是)短语,用来评注整个命题。当然,汉语中也可通过意外副词(性短语)来评注整个命题的出乎意外,如“不料、谁知(道)、没想到、岂料、不想、哪知(道)”等。汉语中,这一类由疑问词/否定词+与预期相关的动词合成的副词或副词性短语比较多,曹秀玲、辛慧(2012:255)把这一类词统称为超预期话语标记,其实这一类表达也可称为意外标记。而英语仅有 *unexpectedly* 是否定词缀+预期相关动词的合成副词,属于这种合成方式,总体比较缺乏这类组合,通常只能用相应的 *contrary to expectation*、*to one's great surprise*、*surprisingly enough* 等短语形式来表达。除了词汇层面,英汉还可用短语形式,如 *to my great surprise* 等。例如:

(33) *To my great surprise*, he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game. (令人吃惊的是,他赢得了比赛一等奖。)

3.3 非寄生性意外框架的补充

世界其他语言中还存在一些表达意外的特殊句式,如英语的小品词 *up* 在有些语句中替代了 *go* 的意思,表达了意外与突然感,试比较:

(34) a. She *up* and left him.

b. She went and left him.

我们认为,在言外行为层面,还应补充一些英汉固定的表意外的结构,这些结构直接表达意外,在语境中其意外义不能撤销,因此属于非寄生性意外。而且,这些结构不直接对命题意义产生影响,只表达意外的主观情态义,因此我们放在言外层面予以讨论,比如英汉两种语言都可以通过极性触发结构(文卫平 2015)来表达意外。

英汉有一些副词进入一些量级(*scalar*)表达引发的结构都可以表达意外的情态,如汉语的“(甚至)连……都……”“连……也……”“比……还……”结构与“就”“才”等进入的量级结构,英语的 *even*、*still* 等进入的量级表达。文卫平(2015)把这样的结构称为极性触发结构,因为这些结构中都必须出现极性词,即含有量级值的表达词汇,可有名词、副词、习语等形式,处于量级底端的称为极小词(*minimizer*),处于量级顶端的称为极大词(*maximizer*)。

文卫平(2015:191)认为 *even* 作为极性触发语,引

入了存在预设与梯度预设两种,并举例如下:

(35) a. Tom invited even Bill.

b. 汤姆连比尔都邀请了。

例(35a)引发了两种预设:在存在预设中, Tom 除了 Bill 还邀请了他人。在梯度预设中,在可能被 Tom 邀请到的人当中, Bill 是可能性梯度中的最小量,极性触发语是 *even*, Bill 不是极性名词,但由于 *even* 的出现而触发了其极性义(同上)。这个句子无论是引发存在预设还是梯度预设,都是对预设的否定,带有意外义。

除了 *even*、“连……都/也”结构,其他一些副词结构也可以触发极性义,如汉语的“比……还”结构,例如:

(36) 小红比小张还高。(Xiao Hong is even taller than Xiao Zhang.)

例(36)中有一个梯度预设:在比小张高的人当中,小明是最不可能比小张高的人。而事实违反这一预设产生了意外。

4. 结论

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英汉意外表达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与一定的差异,并根据两种语言的讨论对原有框架进行扩充与细分,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总的来说,英汉两种语言都缺乏专门表达意外的一些形态标记,而世界上有些语言都有表达意外的一些形态标记,比如土耳其语的后缀 *-mis*、Tsfiki 语的后缀 *-nu*、Qiang 语的后缀 *-k*、Hare 语的后缀 *lō*、Jarawara 语的后缀 *ama-ke*、西藏语中 Gitksan 的后缀 *-n' akw*、Napali 语的前缀 *rache* 等,由此可见,意外范畴在英汉两种语言当中的语法化程度并不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意外”作为范畴来比较英汉两种语言。

第二,我们基于 Peterson(2013)总结的类型学意外范畴框架探讨了英汉意外范畴的表现形式,并对其框架进行扩充与重组。其中,寄生性意外框架下的意义方面,我们主要讨论了寄生于非亲历间接实证范畴与时体范畴两类命题意义与间接言语行为和传情表达两类非命题意义,我们在原有框架下补充与细分了寄生时体范畴的意外表达,并补充了英汉寄生于范围限制与结果类型的意外表达。同时,我们就寄生性意外结构方面补充了英汉反问句与汉语的物称主语被动句与无定把字句两种特殊句式表达意外。

第三,汉语的寄生性意外表达明显比英语丰富,如汉语方言中丰富的非亲历实证标记与时体标记“了”以及物称主语被动句与无定把字句表达意外的情况都是英语中没有的。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刘丹青(2018:655)提出的假设:相对于形态标记较丰富的印欧孤立语言(如英语),形态标记不十分丰富的分析型语言(如汉语)的寄生范畴显得更为丰富。该类型学假设还可以通过世界语言的讨论得到更多类型学验证。

第四,在 Peterson(2013)的非寄生性意外框架下,我

们讨论了言内与言外两方面。其中,在言内层面,我们讨论了表惊异语气的感叹标记与表惊异的显性动词(短语)或形容词(短语);在言外层面,英汉主要有显性词汇表达,包括惊叹词、形容词或动词短语与言外行为修饰语。言外行为修饰语即表意外的评注性副词(性短语),英语主要以表整个命题意外义的句子副词为主,而汉语以“X的是”短语为主。汉语中还有“疑问词/否定词+动词”合成的词语或短语,如“不料、谁知(道)、岂料、没想到”等,在意外的显性词汇表达中非常典型与常见,而英语比较缺乏这一类的合成形式,仅有 unexpectedly 属于这种合成式。

总之,意外范畴作为人类语言共同的语法范畴,在英汉语言中有着共同的规律与不同的特点。Peterson (2013)总结的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为我们英汉对比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野与研究框架,我们在此框架下讨论了英汉不同的意外表达形式,验证了原有的意外范畴类型学框架,并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具体情况,对原有框架进行了扩充与重组,我们重组后的意外范畴框架也可以在世界其他语言中进行讨论与验证。同时,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我们也验证了刘丹青(2018)的类型学假设。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希望为探求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与不同特点做出贡献。

* 本论文在第三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 Matthias Gerner 教授对文章给出了中肯的意见,特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 ① 一些语言学家(Peterson 2013; Delancey 2001)将“时体”范畴放在“示证”范畴的下位概念之中,因为考虑到世界许多语言当中,完成态除了时体意义外,还有一种解释信息来源的意义,自然与示证也有关系。我们考虑到时体范畴与非亲历间接示证的区别,将其分开对待。

参考文献

- [1] Adelaar, W. F. H. *Tarma Quechua: Grammar, Texts, Dictionary* [M]. Lisse: The Peter de Ridder Press, 1977.
[2] Aikhenvald, A. Y.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2(3): 435-486.
[3] Astrid, D. W. & F. Brisard. Expressions of epistemic contingency in the use of the English present progressive [J]. *Linguistic Society of Belgium*, 2009(4): 1-18.
[4] Delancey, S.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

mation [J]. *Linguistic Typology*, 1997(1): 33-52.

- [5] DeLancey, S.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33): 369-382.
[6] Hengeveld, K. & H. Olbertz. Didn't you know? Mirativity does exist!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2(3): 487-503.
[7] Peterson, T. Rethinking mirativity: The expression and implication of surprise [OL]. https://semanticsarchive.net/Archive/2FkYTg40/Rethinking_Mirativity.pdf 2013.
[8] Serrano, L. M. On English turn out and Spanish resultar mirative constructions: A case of ongoing grammaticalization?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017(7): 160-189.
[9] Zeevat, H. "Only" as a mirative particle [A]. In Arndt Riester & Edgar Onea (eds.). *Focus at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C]. Working Papers of the SFB 732, Vol. 3,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2009(3): 121-141.
[10] Zhang, N. N. Encoding unexpectedness by aspect inflection [J].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013(1): 23-57.
[11] 曹秀玲, 辛 慧. 话语标记的多源性与非排他性——以汉语超预期话语标记为例 [J]. *语言科学*, 2012(3): 254-262.
[12] 陈振宇, 杜克华. 意外范畴: 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 [J]. *当代修辞学*, 2015(5): 71-80.
[13] 胡承佼. 意外范畴与现代汉语意外范畴的实现形式 [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8(1): 58-69.
[14] 谭方方. 广义转折关系的语义新分类与句法验证: 以汉英语为例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5): 678-690.
[15] 刘丹青. 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0(1): 4-17.
[16] 刘丹青. 寄生范畴: 源于语法库藏限制条件的语义范畴 [J]. *中国语文*, 2018(6): 643-656.
[17] 陶 寰, 李佳樑. 方言与修辞的研究接面——兼论上海话“伊讲”的修辞动因 [J]. *修辞学习*, 2009(3): 1-8.
[18] 王 健.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 [J]. *方言*, 2013(2): 111-119.
[19] 文卫平. 英汉极性触发结构比较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2): 190-203.
[20] 许 诺. 谈“已经”的反预期语用功能 [J]. *汉语学习*, 2015(1): 101-106.
[21] 姚双云. 连词“结果”的语法化及其语义类型 [J]. *古汉语研究*, 2010(2): 61-66.
[22] 熊学亮, 王志军. 被动句认知解读一二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3): 195-199.
[23] 邢福义. 汉语复句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作者简介: 谭方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英汉比较语言学及类型学。

责任编辑 周永平